

活地獄

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活 地 狱

● [清] 李伯元 著
以柔 标点

● 上海古籍出版社



Qaz 24/05

《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丛书

活 地 狱

〔清〕李伯元 著

以 柔 标 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发行所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87,000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5-2161-3

I·1097 平装定价：6.7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晚清时期,已经走到了尽头。封建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吏治腐败,社会动荡,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封建王朝的国家机器根本无力扭转即将崩溃的局势。内忧已甚,外患频仍。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危机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为了民族生存、国家富强,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纷纷寻找救国的出路。他们或思维新,或谋革命,或接受西方文明以求借鉴,或继承传统思想以求新变,在近代中国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泣可诉、可悲可感的活剧。中国近代出现的社会谴责小说,就是在这一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下出现的,并以文学形式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生活。

对于谴责小说的产生原因和特点,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很精辟的论述,他指出:

光绪庚子(一九〇〇)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掎击之意矣。其在小说,

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作为我国古典小说终结时期出现的谴责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们集中出现在1900年之后的十年间，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有比较相同的特点。这些小说的作者大都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以社会现实和时事新闻为描写题材，广泛而又深入地触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描写对象上至达官贵戚、文武官僚，下至车夫贩卒、妓女流氓，几乎囊括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各等人物，抨击了社会上的一切丑恶现象，其揭露和讽刺的尖锐和深刻程度，与时代的节奏深相吻合，因此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揭露当时官场上种种腐朽丑恶现象，被誉为“官场之照妖镜、燃渚犀”，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由于这些小说大多是在报纸杂志上连载发表的，作者边写边刊，艺术上不免粗糙，不少作品是急就章，甚至未及终篇就告中止；但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均是以前同等主题的小说所未能达到的。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均风行一时，影响甚大，这两部小说与曾朴的《孽海花》、刘鹗的《老残游记》（后两种小说已收入我社《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丛书），被推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为了全面反映谴责小说的题材内容和艺术特点，我社特从众多的谴责小说中精选十种，编为《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丛书。这是我社继推出《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十大古典白话小说名著续书》、《十大古典公案侠义小说》、《十大古典社会人情小说》、《十大古典英雄传奇小说》、

《十大古典神怪小说》等七套丛书之后，在古典白话小说普及化、系列化方面作的新的尝试。至此，我社的古典白话小说丛书出了八套共八十种。可以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已大备于此，通过这些小说中的精品，基本上可以感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丰富多采和灿烂成就。

收入《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丛书的十种小说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糊涂世界》，诞叟的《梼杌萃编》，黄小配的《廿载繁华梦》，张春帆的《宦海》（附彭养鸥《黑籍冤魂》），梦花馆主江阴香的《九尾狐》，和陆士谔的《新上海》。这些小说几乎涵盖了谴责小说描写的各种题材，代表了谴责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

李伯元和吴趼人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家，他们作品众多，成就也最高，本丛书选收了他们的主要代表作品。除了众所周知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外，其他几种作品也很有特色。《文明小史》从所谓“维新”的角度，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描写了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后的情形，展现了新旧思想的冲突。《活地狱》则专门叙述各地衙门的黑暗和其所施用的各种残酷刑具，揭露政府衙门简直是人间地狱。其他如《糊涂世界》、《梼杌萃编》、《廿载繁华梦》等作品，也是揭露官场黑暗、人情险恶之作。《宦海》的故事背景主要在广东一地，而《新上海》则描写了本世纪初上海十里洋场的种种光怪陆离的丑恶现象。《九尾狐》通过上海滩一个名妓的故事，谴责了卖淫嫖娼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而《黑籍冤魂》则揭露了吸食鸦片的危害。

以上十种（附《黑籍冤魂》）小说，篇幅长短不一，不少还是未完成之作，艺术成就也有高下之分，但这些书中所揭露谴责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即使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还有积极的作用；对

于研究中国小说史、喜欢阅读古典小说的读者来说,这套丛书更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因此我们编选了这套丛书奉献给读者,希望能受到读者的欢迎。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1月

前 言

清朝末期，统治集团腐朽堕落，内外交困，国势日益衰微。有识之士纷纷寻找国家积贫积弱的原因，提出挽救社会的主张。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也开始出现新的局面。一些具有改良思想的作家，提倡小说为社会服务，努力使之成为抨击时政流弊，转变时俗风气，开导民心，挽救社会的有效工具。“谴责小说”便是当时产生的一个小说流派。

所谓“谴责小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概括了它的特点：“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也就是说，主要是抨击时弊，揭露现实社会的腐败黑暗，鼓吹政治与社会的改良。虽然“谴责小说”所作的谴责并不触及封建制度本身，也不触犯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在思想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它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突破了旧小说的藩篱，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使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李伯元(1867—1906)，是晚清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家。名宝嘉，又名宝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祖籍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生于山东，三岁丧父，随母寄居堂伯父李翼清家。李翼清历任知县、同知、知府等职，光绪十八年(1892)辞官，举家返居故里常州。李伯元自幼受母亲、伯父督教，诗赋、词曲、书画、篆刻，无一不精。又曾从传教士学习英文，并考中秀才。光绪二十二年到上海，除创设了“海上文社”外，先后创办了《指南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等，被人称为中国小报的鼻

祖。这些小报，虽多市井琐事，却也不乏嘲骂官僚买办腐败，暴露社会黑暗的内容，“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论〈游戏报〉之本意》）。办报的经历也为他创作小说积累了不少生活经验和素材。光绪二十九年，李伯元接受商务印书馆的聘请，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光绪三十二年，病歿于上海，终年仅四十岁。

李伯元在上海的十年间，经历了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重大事件，对清王朝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感不满。他一面办报，一面创作，试图通过小说来揭露时弊，改良政治，推动社会进步。主要作品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中国现在记》、《活地狱》、《海天鸿雪记》以及《庚子国变弹词》等。他并不赞成激进的改革，连变法维新也感到过激，只想通过文学作品的潜移默化作用，上补朝廷之失，下救社会之偏。这一思想特点，在《活地狱》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活地狱》是一部揭露晚清监狱黑暗残酷的小说。它形象生动地揭示出，大小官员贪鄙枉法，官僚机构积弊丛生，衙役狱吏肆虐横行，致使冤案层出不穷，监牢犹如人间地狱。“大堂之中，公案之上，本官是阎罗天子，书吏是催命判官。衙役三班，好比牛头马面；板子夹棍，犹如剑树刀山”；“阴曹的地狱虽没看见，若论阳世的地狱，只怕没有一处没有呢”，“它的利害，竟比水火刀兵还要加上几倍”。写《活地狱》，目的就是要“把这里头的现象，一一都替他描写出来”，“世上做官的人，倘能把我这本小说浏览两遍，稍尽为民父母之心，就是要钱，也不至于如此利害；或者能想个法子，把这害民之事革除一二端，不要说百姓感激他，就是积点阴德也是好的。”（以上均引自《活地狱》楔子）作者本意虽只是以小说“为民请命”，但书中一幕幕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场景，不啻织成了一部形象化的中国封建末世监狱史，“中国描写监狱黑暗，写惨毒酷刑的第一书”（阿英《晚清小说史》），对于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行将灭亡，具有深刻的意义。

全书叙述了十五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短的只一回，长的占八回。所涉及的地域相当广泛，可见“活地狱”已遍布各地；而所述之事大都为冤狱，令人触目惊心。有昏官急功好利草菅人命的，有乡绅为报私怨勾结官府做成圈套加害善良的，有衙役谋掠钱财无中生有任意栽赃的，更有酷吏恶官为发泄兽欲滥杀无辜的。官吏为遂私愿，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仅枉断胡判，而且动辄施以酷刑，如熨斗烫肉、铁箍箍头、铁锤砸骨、铁钉钉心等等，读来令人毛骨悚然，惨不忍睹。更有不少兽性虐待狂者，专以滥施新奇酷刑为乐。如，一种叫做“红绣鞋”的酷刑，将鞋形铁块烧红后，紧贴于犯人双脚，使受刑者皮焦肉枯骨烂，终身残废；又如所谓的“大红袍”，先把牛皮胶熬烊后涂满犯人全身，再贴以麻皮，等干后一片一片往下撕，直到把犯人皮肤撕光，浑身血肉模糊。如此严刑逼供，无辜受刑者不是被屈打成招，便是命归黄泉，几无一人幸免于难。这些具体而又形象的描写，使晚清监狱制度的黑暗暴露无遗。

讽刺和夸张，是李伯元小说艺术的主要特色，这在本书亦有明显体现。部分章节漫画式描写，不免有“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缺陷，在结构剪裁上也不太讲究。但就总体而言，不仅对种种罪恶的讥嘲谴责，尖锐辛辣，入木三分，而且故事情节曲折，描写生动，常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活地狱》1903年起在《绣像小说》上连载。前三十九回，是李伯元所作，署名“南亭亭长”。1906年李因病去世，由吴趼人（署名茧叟）续作第四十至四十二回。第四十三回则为欧阳巨源（署名茂苑惜秋生）续写。因《绣像小说》停刊，《活地狱》也就发表到此回为止。连载时，大部分回目结尾都有愿雨楼的评语，但乏精采之论，似有凑篇幅之嫌。现据《绣像小说》所载《活地狱》全文，重新分段标点整理，删去愿雨楼评语，对小说内容不作任何删节，以更好地保存原著风貌。

以柔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楔 子	1
第 一 回 刁代书情让十倍润 赵稿案计赚两家钱	3
第 二 回 买牌票猾役斗词锋 押班房豪奴堕骗局	7
第 三 回 入地狱家丁尝苦境 泄春光书办破奸谋	13
第 四 回 分等级班房讲价钱 苦殴打犯人索规例	18
第 五 回 王佃户贪眠受恶打 苟门政见色起邪心	23
第 六 回 贞姬苦肉拒奸徒 媒婆甜言骗犯妇	29
第 七 回 遭讼累姑媳含冤 嗾反噬员外被逮	33
第 八 回 销旧案钱可通神 接新官才长折狱	38
第 九 回 遇酷吏简缺变烦难 受严刑良民负冤屈	42
第 十 回 血飞肉薄民不聊生 威逼刑驱官真有味	46
第 十 一 回 施辣手毒比蝎蛇 造奇刑酷逾炮烙	50

第十二回	盼佳期巧锡嘉名 轻民命迭施峻法	54
第十三回	见公差鸡犬受虚惊 送使费虎狼饱欲壑	58
第十四回	讲行情四人落饭店 做圈套一夜押班房	61
第十五回	挑淑女劣役竟坍台 探亲兄贞姬重入网	64
第十六回	见孽冤推情施小惠 做圈套同气起阴谋	68
第十七回	咬耳朵藉傲淫徒 借尸身诬成冤狱	73
第十八回	受官刑悔为缠足妇 和重案全赖孔方兄	77
第十九回	惩谎告空填一条命 出心裁新造两般刑	81
第二十回	童子无辜因疑成狱 老翁何幸垂死庆生	85
第二十一回	开寿筵撒手太无情 赠钱母有心恶取笑	89
第二十二回	施诡计轻离亳州境 发毒疽惨死姑苏城	93
第二十三回	偷眼镜浪子习下流 染臂肉捕头教秘诀	97
第二十四回	吃面条上板凳触目堪伤 顶贼案扳窝家良心休问	101
第二十五回	逼孝敬徐老八吃苦 诬窝藏周子玉被拿	105
第二十六回	钱可通神供词全假 灾生无妄狡计难防	110
第二十七回	游园拖磨切口须知 发路安家非钱不应	116
第二十八回	读批词上控总成空 入教会平反应有望	119

第二十九回	争继嗣族弟放流言 许酬金讼师授秘计	122
第三十回	剪羽翼故友远嫌 攻腹心老姬生事	126
第三十一回	算辜负三条妙计 急打点一纸呈词	131
第三十二回	有理无钱贪官枉断 山穷水尽故伙输忠	135
第三十三回	闹除夕烈焰冲天 入地狱奇寒彻骨	139
第三十四回	少年赌钱深入圈套 无赖服毒大起波澜	142
第三十五回	大令养痾幕友缄口 匪徒雪恨乡董毁家	145
第三十六回	排单五百里募地通风 私橐八千金居然了事	149
第三十七回	办招摇借端明宿案 惩顶撞判定坐长监	153
第三十八回	强盗为官审劫案 捕头受杖逼诬良	157
第三十九回	追赃款冤囚定罪 认窝家店主逃生	161
第四十回	制出新刑乡绅助虐 飞来横祸捕役栽赃	165
第四十一回	巧言动听误入彀中 毒手频施冤沉狱底	169
第四十二回	用心思黑狱尽惊魂 动手脚黄泉难瞑目	173
第四十三回	生僻壤鲲鹏缚翅 入圈扉虬虱攒肤	176

楔 子

我为甚么要做这一部书呢？只因我们中国国民，第一件吃苦的事，也不是水火，也不是刀兵。倘要考究到它的利害，实在比水火刀兵还要加上几倍。列位看官，你道是那一件？我不说破，料想你们是猜不着的。现对列位说了吧，不是别的，就是那一座小小的州县衙门。

一个衙门一个官，在朝廷本意，原是叫他们替百姓判断曲直，调处是非。有了事情，别人所不能了的，找到他就可以了；有了冤枉，别人所不能伸的，找到他就可以伸。据此说来，这个官竟是世界上—件济世利民的好东西，怎么会有苦头给百姓吃呢？孰知大谬不然！

我不敢说天下没有好官，我敢断定天下没有好衙门。何以见得？说是天下没有好官，从古到今，那些《循吏传》里的人物是那里来的？说是天下有好衙门，除掉本官不要说，试问那些书办衙役，叫他们靠什么呢？虽说做官有做官的俸银，书差有书差的工食，立法未尝不善。但是到得后来，做官的俸银，不够上司节敬；书差的工食，都入本官私囊。到了这个分上，要想他们毁家纾难，枵腹从公，恐怕走遍天涯，如此好人也找不出一个。

列位看官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衙门里的人，一个个是饿虎饥鹰，不叫他们敲诈百姓，敲诈那个呢？俗语说的好：“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原是一肩到一肩的。又说是：“千里为官只为财。”官不为财，谁肯拿成万银子，捐那大八成的花样呢？然而做官的还有钱粮好收，漕米好收，一年到头，也赚得够了。稍些知足的人，还不肯要那桌子底下的肮脏钱。至于这些书办衙役，他们有个口号，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经了他们的手，没有一个放过的。唉，朝廷为着百姓，立了座衙门，谁知倒开了他们生财的捷径。你道可恨不可恨呢？

而且还有一句俗语，是你们大家知道的。俗语说道：“阎王好见，小鬼难当。”谁是阎王？坐在堂上能打得人，枷得人，那个官儿就是阎王。你看，他把

惊堂木一拍，好不惊人！不要等到开口，人已被他吓昏了。谁是小鬼？一个衙门里头，小鬼却多得很。头一个原差，是无常鬼。票子一到，链条一套，拉了就走，拖了就跑。未曾提审，先往待质所里一送。有钱的，只要花上几文，家里的人就准进去探望，商量着替他打点，无钱的，只好坐着呆等。所以，这待质所有个外号，叫做“望乡台”。一座衙门里，又有一座“公生明”牌坊。提审的犯人，都要打那底下走过。到了这个时候，什么公生明，明明是不公不明，拉人到枉死城罢咧。大堂之中，公案之上，本官是阎罗天子，书吏是催命判官。衙役三班，好比牛头马面。板子夹棍，犹如剑树刀山。不要等到押下班房，禁在牢狱，这苦头已经够吃的了。

唉，上有天堂，下有地狱！阴曹的地狱虽没看见，若论阳世的地狱，只怕没有一处没有呢！所以我说它的利害，竟比水火刀兵还要加上几倍，正是这个缘故。

因此我要做这一部书，把这里头的现象一一都替他描写出来。虽说普天之下，二十多省，各处风俗未必相同，但是论到衙门里要钱，与那讹诈百姓的手段，虽然大同小异，却好比一块印板印成，断乎不会十二分走样的。

世上做官的人，倘能把我这本小说浏览两遍，稍尽为民父母之心，就是要钱，也不至于如此利害；或者能想个法子，把这害民之事革除一二端，不要说百姓感激他，就是积点阴德也是好的。俗语又说：“公门里好修行。”有眼前地狱，何妨就做些眼前功德，留个大纪念与百姓呢？正是：

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

书生一掬伤时泪，誓洒大千救众生。

做书的本意，已经言明。且喜镇日清闲，乐得把我平时所闻所见的事情，一桩桩的写了出来，说与大众听者。

第一回 刁代书情让十倍润 赵稿案计赚两家钱

话说山西大同府所辖，有一个阳高县，在府东北一百三十馀里。山西地方连年荒旱，其实内地里该钱的人，着实不少。就以阳高而论，虽说是个小小县城，城厢内外却很有几家富户。不过那里风俗一向是俭朴惯的，有了钱无处使用，所以越积越多。这也不在话下。

有一年，东门里有个富户，姓黄，名唐。身上捐了一个员外，却不去做，人家都称他为黄员外。他家广有田地。一日，佃户来报，他们家的牛被南村里巫家的佃户牵了去，向他去讨，他非但不肯还牛，而且还把这边的人打了一顿。总要大爷惩治惩治他们，才好出这一口气。

当下黄员外听了此言，不禁三尸神暴躁，七窍内生烟，连说“这还了得”！忙问是哪个巫家。佃户回说：“是西门外巫家。”原来这巫家，也是一个大财主，现在当家的，名唤其仁。身上亦捐了一个同知前程，也是在家纳福。黄巫二姓，本是世仇，两不相下。就是没有事，两边的人还要寻点事出来，大家争吵两句，那里禁得佃户如此一说，早把黄员外气得按捺不住。连忙把总管黄升唤到，叫他把县前素来做刀笔的刁占桂刁先生请了来家，同他商议。

黄升奉命去不多时，便已同了一个人来，瘦黄面孔，满脸烟气，嘴上两撇胡须，一对招风耳朵，鼻梁老光眼镜，头戴瓜皮小帽，身穿一件油晃晃的蓝布棉袍，上罩一件天青旧呢马褂。不等通报，早已跟了进来。

原来这刁占桂，本是个讼棍出身。现在又蒙本县大老爷考取得一名代书，专在县衙前替人家包揽讼事，兼写状词。平时这黄府有事，都是他一人经手。今蒙呼唤，便知是买卖上门，焉有不来之理？当下走进书房。黄员外正在那里老等，一见他到，立刻起身相迎。分宾主坐下，未及寒暄，黄员外先说：“了不得，了不得！”刁占桂忙问何事。黄员外便按照佃户的话，又添上些枝

叶，说了一遍。请他做个状词，叫家人抱告，去告巫家。

刁占桂问道：“这边的人，可曾打伤了没有？”黄员外未及开言，佃户抢着回道：“没有打伤。”刁占桂道：“他们打你们，是谁瞧见的呢？”佃户说：“也没有人瞧见。是俺兄弟放的牛，被他们牵了去，俺兄弟去问他讨，他不还，又把俺兄弟打了一顿。俺兄弟赶回来，告诉了俺，俺就来告诉大爷的。”刁占桂道：“你们的牛，怎么就知道是他家牵去的呢？”佃户道：“这也是俺兄弟说的。先生不信，问俺兄弟便知。”

当下黄员外便把他兄弟也叫了上来。他兄弟回说：“我叫王小三。今儿早上，我在田里放牛，一转眼牛就不见了。问问孩子们，都说跟着人家的牛，跑到前村里去了。”刁占桂道：“谁家的孩子？”小三回：“是俺家的孩子。”刁占桂道：“你到他家讨牛，到底看见你的牛在他家没有？”小三道：“没有瞧见。”

刁占桂道：“你又来！你这件事情，一没有证见，二没有受伤，怎么好告人家呢？”黄员外道：“你别管，胡乱做张呈子罢了。从来说，小儿嘴里出真言，难道算不得证见么？”刁占桂道：“我的大爷！别的事可以乱来，这告状，是不好当玩的。”黄员外道：“难道我的人，就被他们白打了一顿不成？好歹你替我想个法子。”刁占桂道：“论理呢，这件事是告不得的，告一回，驳一回，就告上十回，也不会准的。但是府上的事不比别家，可以为力的地方，做晚的没有不为力的。冤枉他们，也要告他一状，等他吃点苦头，消一消我们大先生的气。”黄员外道：“这是全仗大力的了。”

刁占桂闭了眼睛，坐在那里出了一会神。又点头播脑，自言自语了一会，又躺下呼呼的一连抽了七八筒的鸦片烟。起来要了碗茶，漱一漱口，桌上有现成的笔砚，拿起来一挥而就。写完之后，递在黄员外手里，嘴里说：“这张状子，倘在别人，一定要名世之数。大先生是自家人，格外克己，叨光你两只元宝罢了。”

黄员外一心要看那状子，他后来的话也未曾听清。等到状子看完，刁占桂一手接过，就往身上马褂袋里一放，说：“舍下这两天正在那里打饥荒，没有钱买米，刚要向你大先生通融通融，偏偏遇着此事，恰好一当两便，就请叨光现惠了罢。”黄员外道：“你能保这状子一定打赢官司吗？”刁占桂道：“堂上问过之后，赢不赢在你，那要看你的神通。一张状子进去，准不准却在我。不是做晚的夸口，我自十八岁上到如今，在衙门口一连混了这四十多年，这样事情，也不知经过多少，包你批准就是了。照我们同行规矩，原是先润后